左氏春秋集說

左氏春秋集說卷之九

松陵朱鶴齡輯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公作酌宋向戌衞齊公作石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公作漷穀作郭

傳楚公子圍昏于鄭因會虢以尋宋之盟註招實陳侯母弟不稱弟者義與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同今讀舊書則楚當先晉而先書趙武者亦取宋盟貴武之信故尙之也衞在陳蔡上先至於會楚恐晉先歃故欲從舊書經所以不書盟 胡傳諸侯之會弟兄不

得以屬通公子其常稱曰弟者因事而特稱之也　張氏洽曰會于虢尋宋之盟而春秋不書者當是時楚圍恐晉狎主盟請讀舊書加于牲上而不復歃是以夷狄常爭勝也夷夏之分聖人謹焉故二役皆先趙武　王樵曰宋之盟未寒也何待于尋且楚圍初不爲尋盟而出聘鄭娶豐氏而以盟爲遂事也趙武子產皆諸侯之良何無一言以却之而奉圍命惟謹乎

三月取鄆

傳季武子伐莒取鄆

註不稱將帥將卑師少　李氏廉曰季孫伐莒取鄆與歸父伐邾取繹何異而書法不同程氏胡氏以爲乘亂取邑故隱諱其辭然

則不乘亂而取之者無貶乎陳氏云歸父伐邾猶公命也此則專取邑而已亦未嘗然則如之何曰書伐莒是以討賊予魯也不書伐而書取則收奪而已矣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其廉反

傳秦后子先有寵于父桓公如二君于景公故母使之出奔註稱弟罪秦伯 胡傳書曰弟者罪秦伯也后子出奔其父禍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猶沒身敬之不衰況兄弟乎故不曰公子而特書秦伯之弟云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左氏經作鹵傳作原公穀經作原傳作鹵未知誰是

註大鹵太原晉陽縣說文西方謂之鹵易曰兌為剛鹵西方之澤

王樵曰據是役以崇卒而勝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則太鹵必險阨不可以車之地恐非晉陽近地也如詩薄伐玁狁至于太原乃今固原爾晉大鹵敗狄之處亦恐非今太原又曰戎狄來犯而驅逐之邊吏之事不足書書者皆有義也箕與交剛皆稱人至是卿帥師矣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傳莒展輿立奪群公子秩羣公子召去疾于齊齊人納之註齊雖納去疾莒人先召之故從國逆例書入　王樵曰于次去疾為長密州舍之而立展輿既立展輿而又廢之國人弑密州展輿因而

卽之今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輿之罪正也春秋予去疾之討則正弑者之誅矣程子云齊小白言當有齊也莒去疾亦其例也凡義當承國者名繫國而不稱公子以殊于大夫也胡氏以爲因不稟命而削其公子恐非

莒展輿出奔吳公穀無輿字

註弑君賊未會諸侯故不稱爵　程子曰展輿爲弑君者所立而以國氏者罪諸侯也虢之會雖國亂未與然諸侯與其立矣故欲執叔孫稱莒輿見諸侯之與其立也　李氏廉曰去疾與小白例同無疑矣獨展輿以國氏程傳謂罪諸侯之與其立似晦竊意國無二君常例也衞衎與剽莒去疾展輿皆以二君書變例也彼哭

方入國糾方爭國故不得書國書子今展輿之立踰年成君矣其不書爵已足見絕之之意若不書莒何以見其已立乎陳佗以討賊書亦係以國則展輿之係以國豈必求他義哉若州吁無知之被討不繫則上文已見矣

叔弓帥師疆鄆田

註春取鄆今正其封疆　高氏閌曰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鄆後為莒所取今乘莒之亂而取之又帥師以疆其田必帥師者懼不服也何以書譏其乘亂牟利也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麋卒麋九倫反公羲作卷

傳公子圍入問王疾縊而弑之註縊絞也　孫卿曰以冠纓絞之楚以瘧疾赴故不書弑　胡氏寧曰楚圍弑郟敖而不書雖承其僞赴而下書公子比出奔晉又申之會不殊淮夷又書執齊慶封殺之則虔弑之罪亦有攷矣　王樵曰楚圍之弑君詳攷三傳及國策載不修春秋之言皆同其可信決矣經何以不正其弑也杜元凱以爲赴以瘧疾故不書然商臣弑父必不以實赴春秋何從而大書之乎胡康侯以爲圍弑君自立中國不能討至大合諸侯于申聖人閔之甚故略其篡弑以扶中國夫中國不因亂賊而存亡何扶之有隱公弑而書薨爲宗國諱也若爲中國諱申之辱故書麇以卒則是君楚矣曰薨曰卒曰弑事各有實史據實書之聖

人不能易亦不可易也有史從僞赴而聖人正之者矣未有史皆日弑而聖人易之以卒者也強說無益于經而害義爲甚斯從闕疑之例可也

楚公子比出奔晉

註書名罪之　愚按楚麇弑而公子比出奔則比有必不容于圍者也力不能討而出有何罪乎杜氏書名罪之之說于此等尤難通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註叔弓叔老子

秋鄭殺其大夫公子黑公子諸經皆作公孫恐係誤字

傳黑將作亂而疾子産數其三罪殺之註書名惡之黨隨盟子産不討遂以為卿故書之　劉氏絢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黑伐良霄而逐之其君弗誅也以為大夫又與公孫楚爭娶君放楚也而盟諸大夫黑于是自為卿又將作亂使吏數諸其家則幸而勝之耳夫專殺大夫非諸侯之所得為然春秋或予之所以扶上而抑下也聖王之罰不誅不教不誣無罪及惡成而罪見誅之猶鷹鸇之發無留獄也豈幸而勝之者哉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註弔少姜也晉人辭之故還　汪氏克寬曰宣公如齊奔喪公之

喪成公如晉奔景公之喪已爲非禮而况于奔寵妾之喪乎書至

河乃復譏昭公自取屈辱也

季孫宿如晉

註致襚服也公賓以秋行冬還乃書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公作泉)卒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

註鄉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于付反雹蒲學反

□□□凡雨水陽也雪雹陰也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爲雹雨雪而愆陽薄之則合而爲霰張子正蒙曰雹戾氣也此中國不振而夷狄會諸侯之兆也

北燕伯款出奔齊

傳燕簡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而殺其外嬖公懼奔齊註不書大夫逐之而言奔罪之也書名從告　家氏鉉翁曰所貴乎國君者選賢任能與之共圖國政嬖寵不得間焉國有公卿大夫而以近習間之故春秋書此以自奔爲文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于付反雹

註當雪而雹故以爲災書之　胡傳雹者陰脅陽臣侵君之象時季孫宿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此應申豐季氏之孚也不肯端言其事故暴揚于朝歸咎藏冰之失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傳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許之遂合諸侯于申註胡國汝陰縣西北有胡城　史記正義陳州南頓縣故頓子國姬姓括地志故胡城在豫州偃城縣界　一統志今信陽州古申國地　何氏休曰不殊淮夷者楚子主會故君子不殊其類所以病中國　陳氏傅良曰楚專合諸侯始此以楚莊之賢辰陵之盟從之者陳

鄭焉耳申之會合十有二國楚之得志于中國未有盛于此時也

黃氏震曰春秋之有霸主正以楚之害中國今反逕楚爲中國

霸主此莫大之變也

楚人執徐子

傳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　陳氏傅良曰書執徐子危

會申之諸侯也夷狄相執不志爲中國危之故志之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註因申會以伐吳不言諸侯者鄭徐滕小邾宋不在故也

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公穀作厲

穀梁傳慶封以其齊氏爲齊討也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罪

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歟 陳氏傅良曰曷爲不再言楚子不與楚以討齊慶封也猶曰諸侯執之焉耳申之會夷夏之大變也宋號之事猶曰二伯至是楚專合諸侯訖于厥慭諸夏無會同者十年而楚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般假討賊之義以號令天下由是而滅賴滅陳滅蔡矣

汪氏克寬曰執宋公而不書楚執分其惡于諸侯也討齊慶封而不書楚討移其善于諸侯也若曰不使楚虔得以竊討賊之名也

九月取鄫

傳莒邱公立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 著邱公去疾也 孫氏復曰前此莒

滅鄫以爲附庸今胥取之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傳穆子遇疾豎牛饞殺其子孟丙又逐仲壬奔齊疾急絕其食穆子餓死豎牛立昭子婼昭子將殺豎牛牛奔齊孟仲之子殺之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傳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無所入于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之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 汪氏克寬曰季孫復中軍以國民四分之而已取其半非獨欲弱公室亦欲乘叔孫婼之未定其位弱仲叔二家而強已也經

書舍中軍不知其故至十年伐莒列書三卿比事以觀罪自見矣

公羊以爲復古穀梁以爲復正非也　邵寶曰舍中軍毀三而爲四也此季孫之志也不曰作四軍而曰舍中軍者中軍季孫之所有也中軍既舍則其勢不得不二不得不二則不得不四此季孫之志也當其作也已有毀之之志叔孫于是乎盟以今之舍參昔之作季孫之罪著矣

楚殺其大夫屈申

傳楚疑屈申之貳于吳也殺之註書名罪之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註城陽平昌縣西南有姑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林註牟婁防茲莒三邑　公羊傳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　何氏休曰公邑君邑也私邑臣邑也義不可使臣邑與君邑相次序故言及　許氏翰曰卿會楚方盟而伐莒取鄆公如晉未返而受莒三邑書之惡季氏之專也　家氏鉉翁曰時公在晉而季孫爲此盡置其君于危地將使晉人執之而已得遂其竊國之計意如逐君之謀實兆于此矣時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使非范獻子不可幾何不爲晉所執哉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　扶粉反公作濆穀作賁泉

註蚡泉魯地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陳氏傅良曰越始見經而常壽過得稱人越驟強也通吳以疲楚者晉之謀也通越以困吳者楚之謀也　季本曰蔡陳許頓沈徐在吳北素服楚威而越在吳南能爲吳患楚盡合此七國以伐吳夾攻之術也　黃氏震曰自晉楚成後楚無中國之憂乃專意于伐吳矣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註謝受莒邑不見討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傳太子佐惡寺人柳華合比曰吾殺之柳乃坎用牲埋書告合比將納亡人之族華臣襄十七年奔衛既盟矣公使視之有焉乃逐合比　註合比事君不以道自取奔亡書名罪之　許氏翰曰經書宋公殺其世子痤宋華合比出奔衛皆著寺人讒慝敗國以爲世戒　家氏鉉翁曰伊戾與柳所以譖太子與右師皆坎牲埋書售其險謀後先如出一轍而華亥之比柳與向戌之比伊戾適亦相類乎公獨

不知悟也嗟夫閽寺禍人家國必外廷與之合而其譖乃售伊㑹

戊亥之事後世往往有之可不戒哉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傳楚子蕩即薳罷伐吳吳人敗之于房鍾子蕩歸罪于薳洩殺之

許氏翰曰敗楚師者非薳洩也而洩伏其辜故書薳罷伐吳以正

之楚再不競于吳乃移兵以有事陳蔡至復伐徐而國亂矣吳自

是休兵息民國始寖強

冬叔弓如楚

高氏閌曰左氏以爲弔敗非也楚恃強暴雖敗猶諱之豈敢弔乎

蓋四年公不會申已而覆楚兵威將往朝焉故以叔弓先聘而明

年躬繼之也

齊侯伐北燕

傳將納北燕伯取賂而還　汪氏克寬曰不書齊侯納北燕伯者

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今齊景受賂而退故止書伐燕爲以強

陵弱而非納燕君耳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註暨與也燕與齊平前年冬齊伐燕間無異事故不重言燕　按

傳曰齊求之也賈逵何休以爲魯與齊平許惠卿以爲燕與齊平

杜氏云間無異事故不重言燕此用許說也趙伯循陳君舉從之

胡氏云昭公結昏強吳外附荆楚故齊求于魯而許之平此用賈何說也劉常山許褒陵亦同之今當以魯與齊平爲正　劉氏絢日杜以燕從齊求平然傳文下云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若齊已暨燕平無緣更次虢而燕乃行成也昭公即位未嘗與齊通好此年三月叔孫婼如齊涖盟正魯與齊平之驗　李氏廉日襄公時齊以莒故數伐魯景公初立使慶封來聘而不書魯報則魯無汲汲于齊可知矣推之經例暨齊平之文與及齊平及鄭平句法亦同而下文又有叔孫涖盟與叔還涖盟之事相類且左氏下文又以爲齊求之自相背矣今若截齊求之也四字正解齊魯之平而以癸巳齊侯次于虢以下方終齊燕之事則兩得之蓋左氏本無

誤而許惠卿之誤也是年傳有齊燕平之月則謂濡上之盟耳疏

强增暨字以實之非

三月公如楚

傳楚子成章華之臺使薳啓彊來召公

叔孫婼𢈪略反如齊涖盟

註公將遠適楚故叔孫如齊尋舊好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傳陳哀公元妃生世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二妃嬖屬留于公子招公子過哀公疾招與過殺偃師而立留哀公縊註以首惡從殺例故稱弟又稱世子疏招與公子過共殺偃師而立公子留及楚殺徵師留出奔乃歸罪于過而使陳殺之楚師來討又推過為首得不死而放之于越是以招為從罪也若其從招之詐如楚之意宜書過殺偃師今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是仲尼知其實狀以招為首也　按招以介弟之親探其君之邪志而殺世子立庶孽致楚滅陳書弟招甚其惡也陳侯徇其私愛輕以屬之寵

弟自戕國本卒以憂殞其身書陳侯斥其君也交罪之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叔弓如晉

傳賀成虒祁之宮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傳徵師赴于楚且告立君公子勝愬諸楚楚人殺徵師註稱行人

明非行人罪

陳公子留出奔鄭

註留爲招所立未成君而出奔　蘇氏轍曰楚將討陳故留出奔

留既爲君矣不日陳留而曰公子留何也留立于招耳未成爲君

也　高氏閔曰偃師曰世子留曰公子別適庶也

秋蒐于紅

註革車千乘不言大者經文闕也紅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遠疑　陳氏傅良曰書蒐始此蒐狩不書必違禮而後書蒐于紅地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皆三家之師也自是而屢蒐三家以耀武焉爾是故桓莊之狩必言公昭定之蒐不言公矣　按根牟魯東界商宋地魯西界與宋衛接境其地亦廣矣四蒐皆書大而此不書杜氏以爲闕文劉氏高氏以爲公不得與故微之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傳公子招歸罪于公子過而殺之註與招共殺偃師書名罪之

胡氏寧曰稱人以殺者國亂無政衆人擅殺之也哀公屬留于招與過其殺世子偃師招實主謀孔奐行之而非過之意也招畏國人公論又懼楚人來討乃歸罪于過而殺之故稱人以殺而不去其官春秋書招殺偃師于前又書楚殺陳奐于後而過稱大夫其不與殺世子明矣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

註復稱公子兄已卒　楚侯志在取陳耳豈爲討招之罪哉時楚

越方通故放之于越

殺陳孔奐公作瑗

註招之黨楚殺之

葬陳哀公

註疑人袁克葬之魯往會故書　孫氏復曰十月壬午楚師滅陳葬陳哀公如不滅之詞者楚子葬之也不言楚子葬之者不與楚子滅陳葬哀公故以陳人自葬爲文所以存陳也　家氏鉉翁曰自春徂冬凡九見皆陳事言之重詞之複閔陳而惡楚也責中國諸侯不能治陳之亂使夷得以行詐而據人之國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註以事往非行會禮　陳氏傅良曰於是叔弓及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諸夏之大夫旅見于楚于是始舉曾以見其

餘也

許遷于夷

許許畏鄭欲遷故以自遷爲文　季本曰夷一名城父本陳地在今鳳陽府亳州東南七十里楚滅陳遂遷許于此成十六年許已遷葉至是楚以葉爲方城外蔽欲兼有其地故遷之

夏四月陳災公穀作火

穀梁傳陳已滅矣言陳火何閔陳而存之也　邵寶曰王室亂以叔鞅之言書陳災以叔弓之言書古史之體也　穀梁之義精矣杜氏不取乃云陳已降爲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梁山沙麓崩不係晉何其謬歟

秋仲孫貜居縛反如齊

按襄三十一年仲孫羯卒至是貜始見經意貜乃羯之子趙木訥云貜仲孫蔑之子速之弟也速無適子以弟貜後貜幼速庶子羯攝之羯卒貜乃嗣爵此說三傳未見不知何本今姑存之待攷

冬築郎囿

林註囿苑也築苑于郎也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傳欒高二氏皆飲酒好內彊于陳鮑二氏而惡之至是陳鮑伐欒高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註耆酒好內以取敗亡故書名高

彊不書非卿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註三大夫皆卿故書之　黃氏震曰按叔弓乃叔老之子叔肸之孫不在三桓之數　陳氏傅良曰舍中軍矣曷爲書三卿帥師四分公室叔弓爲意如伐也內取邑悉書此取鄆不書不足詳也由是定六年取鄆匡不書哀元年取晉蒲藉不書　胡傳季孫身爲主將二子各帥一軍爲之副則三軍固在前所曰舍中軍者特欲中分魯國之衆爲己私耳以爲復古則誤矣　王樵曰時叔孫婼居守叔弓所將者叔孫氏之兵也舍中軍本非叔孫氏所欲故婼不出而叔弓代將之于此見婼之賢也　取鄆不書者十三年見

討于平邱故諱之

戊子晉侯彪（彼虬反）卒

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公作成）卒

註無冬史闕文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音班）殺之于申

傳楚子在申誘蔡靈侯至醉而殺之刑其士七十人　高氏閌曰蔡般弒逆之罪雖義當討而楚虔亦弒逆之賊也以賊討賊何辨曲直況楚虔非真治般志在滅蔡也故春秋之書同斥其名　邵

賓曰楚子何以名公羊以爲絶之也前此嘗殺齊慶封殺陳干徵師矣曷不名之封徵師皆臣也蔡侯死則名之位醜德齊殺者既名殺之者烏得不名

蔡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高氏閌曰楚滅陳易滅蔡難此書圍蔡者般出會而世子有守國尚望諸侯之能救也　家稚隆日滅不言圍此言圍病晉之不能救蔡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註昭公母胡女歸姓

大蒐于比音毗蒲

地譜云比蒲是魯南鄙之地　王樵曰蒐于紅不言公公不與蒐也此又在君夫人之喪公不與可知而三家大蒐不廢叔向所謂不忌君也抑此非獨三家之罪也昭公始即位在戚而有嘉容今齊歸之喪又無慼容叔向所謂不顧親也臣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春秋書大蒐亦罪昭公薄于大倫其本不立故不爲強臣之所忌間國哀而耀威武也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子鴆反祥

註祲祥地闕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徒何反　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魚靳反公作屈銀反

傳謀救蔡也晉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註厥慭地闕不書救蔡不果救　許氏翰曰蔡能嬰城堅守不下楚此易助也而厥慭合天下之兵畏不敢救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楚益驕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卒取之此韓起之罪也　黃東發謂其弊自宋之盟始名為弭兵而兵實未弭徒益楚之橫行爾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註齊謚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註用之殺以祭山　高氏閌曰楚子滅陳蔡皆稱師著其無道恃衆強滅之也四月圍而十一月方滅者世子有固守也滅國而用

世子者怒其拒師之久也用之者以爲牲也聖人詳始末而記之以傷中國之微而深惡夷狄之暴也　王樵曰有之于楚義不同天抗敵不下卒爲賊虜所執而虐用之其于世子之道得矣書蔡世子隕而賢之也有受命居守父殺國圍捍敵不服未必行即位之禮則世子者其本稱耳公羊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其說太謬文定已辨之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註三年燕伯出奔齊高偃高傒元孫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不言于燕未得國都　北燕伯奔齊至是十年藉齊之力僅能納于別邑蓋爲強臣所拒不能得其國都也　張氏洽曰燕伯出奔

名而納之不名其罪未至如衛朔鄭突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註定華椒孫宋元公嗣位

公如晉至河乃復

註朝嗣君也晉人以莒故辭公　穀梁傳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

趙汸曰左氏謂南蒯公子憖謀季氏憖告公而遂從公如晉晉人以取鄆故辭公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郊奔晉疑季孫覺二子之謀恐公怨己于晉故私屬晉人使不納公此二人所以懼且奔也穀梁此說可補春秋之缺迨後公孫于齊一再如

晉次晉之乾侯而晉人終不肯助公反國則由晉大夫知有季孫而不知有公故也 此本趙木訥之說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公作然 穀作虎

傳或譖成虎于楚子虎知之而不能行故及註傳在葬簡公上經從赴疏經書熊傳言虎者此人名熊字虎 高氏閎曰楚虔猜忌信讒殺無罪之大夫故以累上之辭書之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 公作整 出奔齊

註書名謀亂故也 高氏閎曰季氏之臣南蒯將去季氏而立公

子慭不克以費叛慭遂奔齊君子譏其妄而哀其志也　愚按南蒯以家臣謀逐季氏其名已涉不順矣蒯欲以公子慭更季氏慭即以其言告公其意已不能無私矣慭從公如晉蓋欲倚晉爲援然去季之說晉大夫必不聽況公又至河而復將誰與主此謀乎所以蒯奔齊而慭隨繼之也慭如晉還已及郊而奔齊經故書出

楚子伐徐

註不書圍以乾谿師告　王樵曰楚虔已滅陳蔡欲肆其心將有事于北方而患吳之撓其後故伐徐以威吳也何以知其將有事于北方曰使人求鼎爲分于周求昆吾舊宅之許田于鄭虔固自言之矣聞子革之諫其心慙而怵焉楊廣之江都完顏亮之江上

與楚虔之乾谿前後一也春秋列書滅陳蔡伐徐弒于乾谿比而
觀之亂賊可以知所戒矣

晉伐鮮虞

穀梁傳其日晉狄之也　蘇氏轍曰獻公假道于虞以伐虢也書
晉師其執虞公也書晉人今伐鮮虞書人若師可也特書晉深罪
之也楚滅陳蔡而晉不救力誠不能君子不罪也能伐鮮虞而不
救陳蔡非力不足也棄諸侯也故以狄書之　按胡傳與止齋後傳
皆同此說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註不書南蒯以費叛不以告廟　陸氏淳曰家臣以邑叛者悉不

書叛但書大夫圍之則邑叛可知矣且罪大夫不正而使家臣得專邑而叛也克之不書本非他國之邑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傳楚觀從以蔡公棄疾之命召公子比于晉公子黑肱于鄭同入楚棄疾使比爲王黑肱爲令尹又使觀從師于乾谿虔衆潰自縊

註比去晉而不送書歸者依陳蔡以入言陳蔡猶列國也比歸而靈王死故書弑其君比非首謀而書弑比雖脅立猶以罪加也靈王死在五月又不在乾谿楚人生失靈王故本其始禍以赴之疏

劉炫云比以四月歸既歸而虔死故書法如是公羊曰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　蘇氏轍曰比之歸非其謀也亂始于觀從而成于

棄疾以比爲名而已比誘于觀從而以身許之以致虔死則比雖不弑而弑君之名比尸之矣比之歸虔猶在楚其不日入何也觀從召之蔡人與之楚人不拒則比之歸無難矣　高氏閌曰先書比歸者明在外本無弑君之心也及其以棄疾之謀遂有得國之心故復言弑者正比之首惡也既曰歸于楚又曰弑于乾谿者非比親弑之也加之罪耳比奔晉十三年矣其能一旦自外歸而弑君乎然棄疾脅比而立之虔遂自縊死若比不從棄疾之脅則虔未必死棄疾不得比則無以濟其亂比見利而動遂欲爲君則成虔之縊者比也比效死不立可也既立又安得避是名哉若使人受其名已享其利則後世奸人苟有藉以濟其私者莫不置力焉

故聖人正名比之弑君所以絕後世姦人之禍也　汪氏克寬曰春秋以弑虔之罪歸獄于比者蓋楚共之子長康王次虔次比次黑肱次棄疾棄疾因虔無道而謀代其位以己次居幼不足服國人故脅比而君之而虔之殞實在比立之後叔向謂比涉五難以弑舊君則當時亦以比爲首惡矣又曰穀梁云弑君者日不日比不弑也然里克商人陳乞之弑皆不日是皆不弑乎穀梁于許買之弑則曰日弑正卒也正卒則正不弑也或日或不日皆日不弑若何而明之哉　或曰弑其君虔上脫一楚字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傳棄疾殺比及黑肱而自立註比雖爲君而未列于諸侯不稱爵

殺不稱人罪棄疾　張氏洽曰公子比爲王棄疾爲司馬若已有君臣之名矣及棄疾殺比乃不以弑君書者君臣之分未定而棄疾譎殺之也比貪爲君之利不能效死不立不得不伏首惡之罪若夫分未正而以譎殺之于朦昧之中目之以兩下相殺可矣未可稱弑君也　高氏閌曰比復稱公子不以討賊之辭加之者非討賊也殺而代之也閔比墮棄疾之謀以深罪棄疾也棄疾本圖位而脅立比比既立遂殺而奪之耳　李氏廉曰比若實弑君則不當仍書公子棄疾若眞討賊則不當不書人楚圍若實君比則不當不書其君書公子則比異于州吁無知不書人則棄疾異于石碏雍廩不書其君則楚人視比異于商人蔡般此春秋之變文

也　邵寶曰比與棄疾皆志于弑君得國者也比既當乎王則弑也者必比焉當之王不得辭弑亦不得辭也比既王矣非棄疾之惴誰能死之爾下不弑分也爾賊不討義也　王樵曰諸家罪比固是然經書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比方自晉歸楚身未至乾谿則弑虔者誰哉下書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則棄疾實當國而弑虔殺比皆在其手明矣春秋實未嘗專歸獄于比而漏棄疾之誅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傳晉成虒祁諸侯有貳心乃治兵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

平邱註平邱在陳留長垣縣西南按今長垣縣春秋時爲衛之匡邑一統志以平邱在開封府陳留縣西北恐誤　陳氏傅良曰晉合諸侯由是止鄟陵之後參盟復作晉非盟主矣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註書同齊服故　張氏洽曰當時晉平主盟內惑于嬖寵以女色蠱其志外崇建宮室以侈麗夸諸侯故楚虔盡召諸國而肆爲宗主吞滅中華坐視不救及平公卒昭公立而楚虔死乃幸楚亂欲立威以服諸侯而不知大勢已去徒治親昵本末倒置諸侯離心此平邱之會所以益隳霸業也　家氏鉉翁曰書同盟譏王臣不當下同列國之盟且譏晉人不當以兵脅諸侯而與之同盟所謂

一書再譏者也

公不與盟

傳邾人莒人愬魯于晉晉侯不見公趙魯不堪晉求讒慝宏多公不與盟非國惡故不諱　高氏閌曰此晉侯聽邾莒之譖而辱公使不得與盟也棄周公之後諸侯孰不解體自是訖會召陵諸侯復不出者二十四年　李氏廉曰胡氏全無貶魯之文恐亦小偏黑壤之曲全在魯故諱而不書沙隨平丘之曲雖在晉然沙隨以僑如之譖魯實無罪平丘以邾莒之愬魯亦不能無責焉于曲之中又分曲直則書法兩通矣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汪氏克寬曰稱人以執非伯討也晉但知以伯令威魯而不能以伯政治季孫專國之罪由晉之諸卿擅權而芘強家也　王樵曰魯納邾莒叛人又取莒鄆鄆皆季氏為之即邾莒所怨季氏之罪多矣況攘奪公家又魯之所未能怨者乎使晉能專罪意如以大義廢之選諸卿而更其位則伯政修矣奈何晉卿以氣類相庇卒成其逐君之惡也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陳氏傅良曰此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則其書曰陳侯蔡侯何不與楚專封也歸辭有三突歸于鄭纂公子

之辭也蔡季自陳歸于蔡宜得國公子之辭也衛侯鄭歸于衛嘗失國之君之辭也此未嘗有國也使之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專封也　劉氏絢曰陳蔡者先王之建國非楚可滅非楚可復也故書爵書歸言二國之嗣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歸也二君名者素非諸侯至此始立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註蔡復而後以君禮葬之按靈公即蔡侯般也陸氏集例曰國復乃葬凡三十一月　趙氏匡曰蔡既興復以禮改葬魯往會之故書無多說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註請季孫也晉人辭公

吳滅州來

高氏閌曰成六年吳入州來蓋本楚屬至是取之春秋詳楚伐吳略吳伐楚而誌其甚者滅州來是也吳人以州來封季子之後又以遷蔡焉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註書至若喜得免　趙汸曰大夫不書至降于君也必誌然後書至尊王卿也非尊晉罪已之說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傳莒著邱公卒子郊公不慼國人弗順欲立著邱公弟庚輿以意恢爲郊公所善先殺之公子鐸之謀也郊公奔齊註以禍亂告不必繫於爲卿故雖公子亦書意恢與亂君爲黨故書名惡之　孫氏覺曰公穀之說皆以爲曹莒無大夫蓋曹莒小國其大夫之位才當大國之士故其大夫之名不得見于經也其有事係懲勸法當書者則雖賤而名之邾庶其黑肱莒牟夷意恢是也　許氏翰曰公子鐸首亂而無見焉者韓愈云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此

類皆所以表見王道若鐸不書者多矣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公作夷昧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註略書有事爲叔弓卒起也武宮魯武公廟成六年復立之疏傳言禘于武公此不書禘而言有事故曰略釋例常事不書此止爲叔弓之卒須道當祭之時所書不爲禘也祭必有樂樂有文舞武舞文執羽籥武執干鏚其入廟也必先文而後武當籥始入叔弓暴卒故去樂不用而卒祭事也祭禮鼎俎既陳籩豆既設然後樂舞始入緣先祖之心以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又孝子之心不忍徹已設之饌故去樂卒事　王樵曰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若叔弓

没于家則不可告穀梁云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其說非

也

夏蔡朝公作吳出奔鄭公羊無招出字

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乃讒而逐之朝吳奔鄭甚朝吳不

遠讒人所以見逐而書名　朝吳忠能復蔡昭王使居舊國可謂

知所信矣而費無極害其寵以計去之昭王信讒之禍卒使吳師

入郢可不畏乎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陳氏傅良日嘗狄晉矣荀吳何以無貶于其重焉貶餘實錄而已

冬公如晉

註季孫得免故往謝之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註齊侯有志于代興也　張氏洽曰景公立二十餘年矣自崔慶相殘之後委政二惠及欒高敗始親政不能收權修德明政刑以自強乘晉之衰而欲以無政之國爭雄圖霸宜其遂不振而齊爲陳氏有也晏子雖隨事諷諫而無術以格其心所謂以其君顯者亦末矣

楚子誘戎蠻（公作曼）子殺之

林註戎蠻子嘉也不名名之則疑于蔡侯般　蘇氏轍曰楚子誘

殺蔡侯名而書地以夷狄害中國疾之也誘殺戎蠻不名不地夷

狄相殘略之也

夏公至自晉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郯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戶門反之戎

傳以其貳于楚也陸渾子奔楚

冬有星孛于大辰

註大辰房心尾也妖變非常故書爾雅註大辰大火也心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　胡傳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果有子朝之亂　許氏翰曰星孛大辰火災應之天地之符也大辰明堂當宋之分故王室亂宋亦亂衛陳鄭災氣所溢也衛亂君奔陳敗卿獲惟鄭有令政而無後災是知禍福之可轉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傳楚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公子光又大敗楚師取餘皇以歸註吳楚兩敗莫肯告負故但書戰而不書敗也長岸楚地　胡傳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　陳氏傳良曰楚令尹陽匄書人吳公子光書國略之也楚之君大夫不見于春秋者十八年而吳入郢矣五年吳嘗敗楚于鵲岸不書六年敗楚于房鍾不書書伐吳而已于是始書戰則以吳楚敵也　趙氏鵬飛曰長岸註云楚地此吳伐楚也吳自襄十四年後四受楚兵二十五年吳子伐楚門于巢卒兵亦未及楚也今王僚始爲長岸之戰其後楚日削而吳日張矣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六月邾人入鄅音禹又音矩

傳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遂入之盡俘以歸註鄅國今琅邪開陽縣

爲明年宋伐邾起本註鄅小國妘姓禹之後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註自葉遷也畏鄭而樂遷故以自遷爲文　季本曰白羽卽析本

楚西北鄙地今南陽府內鄉縣十五年楚平王復遷邑許自夷還

居葉此又自葉遷也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傳鄖夫人向戌之女也向寧戌子請于宋公而伐之乃盡歸鄖俘

胡傳向寧以鄖夫人之故伐邾圍蟲取之盡歸鄖俘此聲罪執言之師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罪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註加弑者責止不舍藥物　張氏洽曰許悼公瘧飲世子之藥卒嘗觀近世治瘧者以砒霜煅而餌之多愈然不得法反以殺人悼公之死必此類也夫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弑哉其所以異于商臣蔡般者過與故之不同爾心雖不同而春秋之文一施之以臣子之于君父不可過也　金氏履祥曰古今弑君者非一端有以藥物弑之者霍顯王莽梁冀之徒是也又有雖非弑而以奇藥誤

其君者柳泌之徒是也故律謂藥依本方致殺人者與故殺同而天子升遐侍醫侍疾無狀者死蓋謹亂臣之防也止不幸進藥而卒夫子因其所自咎者書之其亦以示萬世之防也歟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杜莒不事齊故　季本曰齊欲逐庚輿而歸郊公以爲利故伐之此景公窺晉衰而爲鄭陵爭霸之端也

冬葬許悼公

公羊傳許世子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詞也　王樵曰君弑賊不討不書葬者

非史策故不書也亦非孔子削之以爲義例也大凡君弑賊不討

必是賊自當國不肯禮葬其君如崔杼弑莊公于北郭之類不赴

于列國列國無由往會其葬史策何由而書葬某公也故間有書

者或其人隱其罪逆自同繼世之常禮葬其君如蔡般是也或賊

已就討或出奔而他人繼葬之列國往會如許止既奔晉而斯繼

之是也公穀不知此義乃以君弑賊不討不書葬爲定例至于悼

公書葬謂之赦止恐非經旨　愚按穀梁例有弑君不葬啖氏曰

賊未討不書葬本施于魯不及他國他國則從會不會之例方麓

之辨本此足以破傳例之拘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莫公反)出奔宋

註嘗有玉帛之使來告故書鄸曹邑　張氏洽曰會于臧之子鄸子臧之采邑今興仁府乘氏縣有大鬵城古老云古鄸城也　李氏廉曰書法與華向自宋南里出奔楚同左氏無傳已不可攷公羊以爲叛然經不書叛且既叛不應書公孫故公羊有爲欣時諱之說夫叛而以祖父故諱之是管蔡不當誅于周也惟劉質夫云春秋時臣能專其邑無不叛國者能使其衆無不要君者公孫會之自鄸奔宋猶賢于臧武仲此說本穀梁而胡氏取之然公孫會之書例之公子首(見成元年)可矣胡氏亦以爲賢者後諱之則惑于公羊之說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張立反公穀作輒

傳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豹與北宮喜之徒作亂殺之

註齊豹作而不義故書曰盜　任氏公輔曰齊豹非卿故曰盜春秋非卿而作亂者皆謂之盜尉止也齊豹也公孫翩也陽虎也皆大夫也　陳氏傅良曰攷傳文既奪之司寇則豹非卿也　張氏洽曰縶以有疾不得列于宗而廢靈公是以得立乃聽其無禮于大夫且俾之與政而又不能正其母以豫制其禍亂使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之徒如盜賊竊發兄死身危幾亡其國故書盜殺衛侯之兄縶以深罪之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傳宋元公無信多私惡華向二族華向殺公之黨而刼公之子與弟爲質公亦取華向之子質焉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故三人出奔註與君爭而出皆書名惡之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註晉頃公即位通嗣君　許氏翰曰晉之聘魯終于士鞅禮好不結而財求無度則聘義亡矣蓋自是聘不復志

宋華亥向寧公作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公作畔

傳宋張匄刼司馬華費遂以叛而召亡人華向入南里華登費遂子

以吳師至齊戌烏枝鳴與廚人濮力戰敗之

晉荀吳以諸侯兵至復大敗之華登如楚乞師註自外至故曰入披其邑故曰叛南里宋城內里名　胡傳凡書叛者于入戚而不言衛于入朝歌而不言晉于入蕭而不言宋此獨言宋南里何也戚與朝歌及蕭皆所食私邑也南里則宋城內里名也華氏與宋直分國而居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偪脅其君已甚之詞也　汪氏克寬曰書自陳見陳助之兵力故能入國爲亂陳亦有罪矣晉荀吳會齊衛曹之師以救宋而不書者吳救宋而佚賊使華向得逭不臣之誅故不以討叛與之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註叔弓之子伯張

冬蔡侯朱（穀作東）出奔楚

傳費無極取貨于東國乃恐蔡人出朱而立之（東國朱叔父）註朱為太子則失位遂微弱為國人所逐故以自出為文

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人將伐鮮虞辭公故還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傳楚薳越助華氏諸侯之戍乃固請于宋逆之使得奔胡傳華向

誘殺羣公子又刼其君取太子母弟爲質又求助于吳楚人披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賊也宋宜竭力必討之于內諸侯宜協心必救之于外合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成息于救患固請佚賊而宋又從之則皆罪也故晉荀寅齊苑何忌衞公子朝曹大夫皆不書書自宋南里出奔楚而縱有罪亢不衷奬亂人之惡具見之矣

大蒐于昌間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註叔鞅叔弓子　按鞅叔弓次子輒之弟輒卒鞅代

王室亂

註承叔鞅言而書之未知誰是故但言亂　陳氏傅良日周亂不書書王室亂則天下無人紀矣昔者惠襄之世子頹亂鄭虢討之子帶亂晉討之春秋不書猶有臣子焉耳於是景王崩悼王卽位旣葬矣子朝欲簒子猛而立凡歷悼敬五年而後定而訖于佚賊則天下無人紀矣　呂氏本中日不言京師亂而言王室亂者言京師則逼乎上下言王室則其父子兄弟自亂之耳　戴氏溪日自入春秋周蓋三亂矣其禍皆生于父子兄弟嫡庶不明惠王寵子帶幾危世子齊桓盟首止而世子定襄王復寵帶出居于鄭晉文納王而王室寖向微二霸周之亂豈減敬王之時哉然則春秋

書王室亂者憫共主之寖微悲桓文之不作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註河南鞏縣西南有皇亭辟子朝難出居皇王猛書名未即位

胡傳按左氏周景王太子壽以昭十五年卒至是八年矣猛與匄皆其母弟久而未立者王愛庶子朝欲立以爲嗣也未定而王崩故諸大臣競立君諸王子爭欲立猛雖正而無寵朝雖寵而不正二子廢立皆恃大臣之強弱而後定者也故特書曰以以者不以者也范甯曰不以者本非所得制今得以之也　汪氏克寬曰傳不言猛爲太子壽母弟然春秋于猛直書王而不書立于朝則書立而稱王子于匄則直書天王則猛匄與朝適庶之分明矣先儒

皆言子猛適子之長子朝庶子之長猛當立而朝不當立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註王城郟鄏今河南縣晉助猛故得還王都　愚按王城即洛邑也平王以前號東都至敬王以後及戰國爲西周而以成周爲東都王城今洛陽成周今鞏縣吳臨川有辨甚詳　劉單不名而王名示禮之變胡傳備矣但譏劉單爲專國柄非是　胡氏寧曰猛在喪不稱子而稱王明正也書名者別子朝也居于皇入于王城而書猛别嫌也　劉氏絢曰王猛乃王矣未踰年不可稱天王又不可以諸侯例稱子也獨言子則似魯之子冠王于子又與他王子相亂故稱王繫猛

冬十月王子猛卒

註未即位故不言崩　胡氏瑗曰生則書王明實爲嗣死乃稱子正其未踰年未成天子之尊　劉氏絢曰謂之卒何王未踰年也謂之卒可謂之薨則不可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勑略反公作舍下同如晉

傳邾人城翼還自離姑邾邑武城人斷木弗殊推而蹷之以取邾師邾愬于晉叔孫婼如晉見執註謝取邾師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註稱行人譏晉執使人

晉人圍郊

註討子朝也郊周邑圍郊在叔鞅卒前經書在後從赴　胡傳晉不書大夫名氏又不稱師而曰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者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爲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器具徐遣大夫往焉勤王尊主之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罪自見矣　趙汸曰大夫將從其恆稱久矣此籍談荀躒也復書人何也王室有難晉大夫怠于勤王故特變而稱人以明大義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傳莒子庚輿好劒劒成試之人爲存帥國人逐之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胡傳庚輿免死道左出奔于魯幸耳入國不書而書其出奔惡之也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所謂以其人而微之者也微之爲義或以位或以人或以事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公穀作甫胡子髡公作權沈子逞滅獲陳夏齧五結反

傳吳伐州來楚帥六國之師救之爲吳所敗註不書楚楚不戰也雞父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國雖存而君死曰滅大夫死生通曰獲夏齧徵舒元孫　陳氏傳艮曰夷狄交相敗不書必敗中國而後書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自

入春秋未之有也　孫氏復曰六國之師略而不序賤其舍中國而與夷狄故皆夷狄之也言胡子髡沈子逞滅者惡二國之君不得其死故皆以自滅爲文也胡傳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爲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爲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劉氏絢曰疑楚本與諸侯同救州來既而令尹卒楚軍留而諸侯之師先至吳以詭計勝之楚師實未與相接故經不書楚也

天王居于狄泉

杜注敬王辟子朝也狄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

疏若在城內當云王居成周知此時在城外也或曰定元年城成周乃遷之入城內　此事無傳杜不言無傳者傳稱六月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當從劉而居狄泉故不云

無傳　陳氏傅良曰居于狄泉言未得京師也于是王猛卒敬王卽位

卽王猛之母弟匄也居于狄泉謂之東王子朝入于王城謂之西

王書曰天王居于狄泉黜子朝也　高氏閌曰敬王始立遽稱天

王者景王崩旣葬已踰年矣不可曠年無君故稱之且明正也薛

士龍曰狄泉不書出者在王畿之內

尹氏立王子朝

註尹氏周世卿也書尹氏立子朝明非周人所欲立　孫氏復曰

嗣子有常位不言立立者篡詞尹氏卽尹子此稱氏者著其世執

國柄也　陳氏傅良曰此尹文公圉周世卿也書尹氏立王子朝

猶曰尹氏所欲立也將以王天下獨尹氏立之則莫之與矣王子

不名惟卒名之非卒也而名之者貶也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傳公爲叔孫婼如晉　公兩朝于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不得入可恥甚矣此書有疾乃復公羊所謂以殺恥也安于屈辱無憤悱自強之心其失國出奔也宜哉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貜俱縛反

註孟僖子也

婼至自晉　婼公羊作舍有叔孫二字胡傳從之

註喜得赦歸故書至　湛若水曰左氏謂至自晉尊晉非也晉無

信義于聘而執其使不足為盟主矣何足尊乎書之者賢叔孫而

重其至也　婼父叔孫豹以季孫宿伐莒取鄆見執于晉樂桓子

求貨弗與至是邾人城翼未嘗我犯而襲取其師蓋亦季孫之謀

婼又見執于晉范獻子求貨亦弗與婼則信賢矣然此之不氏乃

一事再見者卒名耳胡文定從公羊本作叔孫舍謂春秋特書氏

以賢之雖于理無害然經意不然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吳滅巢

傳楚為舟師略吳疆吳踵之滅巢及鍾離 註楚邑也書滅用大師

按巢吳楚間小國伯爵書序巢伯來朝即此杜以為楚邑非也

胡傳書吳入州來著陵楚之漸書吳滅巢著入郢之漸 趙氏鵬飛曰吳將謀楚先取其與國滅州來滅巢滅徐滅沈滅頓皆楚之與也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傳如宋聘且為季孫逆 註平子人臣而因卿逆季氏專橫 汪氏克寬曰季孫行父如陳公孫玆如牟嬰齊如莒皆因聘而娶託公命以濟其私然皆自逆其妻也今意如使公室之正卿為己逆婦

名雖爲臣實行魯君之事何待昭公孫齊而後專魯哉

夏叔詣公穀作倪會晉趙鞅宋樂大公作世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音甫

傳謀王室也趙鞅令諸侯之大夫期以明年將納王　叔詣叔鞅子　張氏洽曰黃父卽黑壤晉地　□□□曰黃父之會王事也而春秋無美詞何也敬王三年在外始入成周則諸侯不能急定王都亦可見矣故僅免于貶　王樵曰王室不靖于今四年矣晉蓋徐徐焉其君不親又待來年迨王室之將定而竊其功故書辭如此

有鸜其俱反鵒音欲來巢

註此鳥穴居不在魯界故曰來巢非常故書　朱睦㮮曰按爾雅翼鸜鵒江以南皆有但不踰濟生本巢居亦非穴處此義在非所有而有不以巢爲義也　張氏洽曰邵子云天下將治則天地之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則天地之氣自南而北禽鳥得氣之先者也鸜鵒不踰濟而至魯豈非氣自南而北之驗哉自此之後晉霸不競吳楚皆以南夷迭主夏盟諸侯斂袵事之馴至大亂則知鸜鵒來巢不特昭公出奔之兆而已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註季辛下旬之辛也言又重上事

九月己亥公孫音遜于齊次于陽公作楊州

傳公若公爲昭公子謀去季氏臧昭伯勸之子家懿伯諫公弗聽遂伐季氏叔孫氏之臣鬷戾救季氏孟氏助之遂伐公徒公孫于齊

註諱奔故曰孫陽州齊魯竟上邑未敢直前故次于竟　程子曰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夫人君之尊雖屯難之世名位非有損也惟其施爲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是爲屯其膏威權不在已也威權去已而欲驟正之乃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是已故小貞則吉小貞者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修德用賢以道馴致爲之不暴也　汪氏克寛曰昭公君千乘之魯二十有五年而不能討一季氏何哉即位雖久而民不見德是不君也以叔孫婼子家駒之賢而不能專任以聽其言則無人也臧孫及子家皆

以爲不可遽信羣小之言以圖之則無謀也公徒釋甲執冰而踞莫有鬭心則無兵也四者無一焉而不忍一朝之忿遂至失國曷足怪哉

齊侯唁公于野井

註濟南有祝阿縣東有野井亭齊侯來唁公公不敢遠勞故逆之往至野井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傳叔孫昭子自闞歸責季平子以逐君成名平子請歸公既而有異志昭子使祝宗祈死卒註公不與小斂而書日者公在外非無恩　王氏樵曰婼以昭公失國憤意如之見欺愛君憂國至因禱

以自裁是時公雖在外特書日以卒之所以錄君臣之恩表其節為後世勸也

十有一月已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傳宋元公將如晉請納公卒于行註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宋地　宋元公意如之外舅也而求納公賢于當時諸侯遠矣故諸侯卒其境內不地此獨書地以別之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註取鄆以居公也　季本日公不能取故齊侯為公取之取邑則田在其中矣及二十九年鄆潰鄆田遂非魯有觀定十年齊人來歸鄆田可見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註入魯境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

夏公圍成

傳齊侯將納公季氏納貨于梁邱據乃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師及齊師戰于炊鼻註成孟氏邑不書齊師帥賤衆少重在公書圍成見國內皆叛也不書齊師景公怵于邪說爲義不終故微之也　王樵曰齊侯使公子鉏帥師從公當書公以齊師圍成否則公及齊師圍成今日公圍成者惡齊之爲利回爲義亦以爲雖得其師不足以也爲齊侯者當昭公次于陽州之時悉賦以從直

造魯都詰其罪人而戮之則一舉而事定大義申矣而乃咱之野井崇虛辭也取鄆居之示不急納也遷延而爲是役身不自將將非正卿僅使公子鉏帥師以從齊之無能爲季氏知之矣故使成大夫僞降以怠齊師成備而薄與之戰齊人皆無鬬心所謂若其無成君無辱焉恃是以復于齊侯齊侯亦姑以此藉口塞昭公之意焉耳夫以討罪之舉而區區圍一邑公將其偏師不恥與大夫同事而亦自圍其一邑季氏貨餌齊侯之倖臣以遙境之一邑受其師吾君在焉而以有司常隷與之敵齊之罪季之惡與昭公之不復反也具見此矣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傳齊侯謀納公也註鄟陵地闕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註傳言王入于子朝奔後經在前者子朝來告晚　孫氏復曰不言歸而書入者言歸嫌與即位于內者同故變文言入以著敬王之即位于外也安定胡氏曰因狄泉故稱入　陳氏傅良曰言始得京師也昔者惠王出入皆不書襄王雖書出猶不書入也于是悼王自皇敬王自翟泉則曷爲皆書入幸之也王室亂矣入無足諱焉爾于成周猶未得王都也　邵寶曰成周下都也王既入成

周矣曷不遂入王城子朝之餘黨在焉故也故萇宏建議城成周謂之遷都蓋其任怨也大矣不謂之忠乎胡氏不知王城成周爲二遂以入成周爲入于京師使遷都之說卒無所歸而宏之忠遂不白於後世　王樵曰成周旣天子之都不曰入于京師何也京師衆大之稱自諸侯言則曰如京師歸于京師以衆大言之示所尊也自天王自言則曰入于王城入于成周自以地名書之足矣或謂著其衰弱齊于列國故不稱京師非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註書奔在王入下者王入乃告諸侯　何氏休曰立子朝獨尹氏出奔并舉召毛者明尹氏爲本當先討首惡然後治其黨　胡傳

子朝有寵于景王爲之黨者衆矣卒不能立至于奔楚何也是非
出于人之公心不可以私愛是亦不以私惡非也庶孽憑寵爲羣
小之所宗而人心不附適子恃正爲人心之所向而羣小不從故
伯服雖殺而平王亦不能復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卓子奚齊亦
不能勝里克之兵是兩棄之也景王不監覆車王猛子朝之際危
亦甚矣春秋詳書之以爲後世戒豈不深切著明哉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

註自鄆行

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傳吳子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伐楚季子聘于上國公子光曰時弗可失我王嗣也當立乃伏甲而饗王使鱄設諸弑之註僚亟戰民罷又伐楚喪故光乘間而動稱國以弑罪在僚 汪氏克寬曰據史記公子光者諸樊之冢嗣札讓則光當立僚越光而代札是自禍也故賊不書主名胡氏以爲罪其大臣亦有理此說本之啖氏

楚殺其大夫郤宛 去逆反 穀作郄宛

傳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費無極令飲令尹子常酒且令置五甲五兵于門因譖之于子常使殺之而滅其族註無極宛之讒人宛所明知而信近之以取敗亡故書名罪宛 金賢曰郤宛之死孰

殺之令尹子常也子常殺宛以費無極之譖也然則何為稱國以
殺曰以罪楚之君也君無道以令其臣致其擅殺大臣而無忌紀
綱亡矣是君之罪也曰然則子常逃罪已乎曰子常之罪安可逃
也專坐子常則責君之意不白無以垂戒後世獨責乎君則子常
之惡亦不待貶斥而自見諸家專咎郤宛近譏乃偏論也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傳會成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士鞅取貨于季孫辭小歸
而還　胡傳文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將為魯討齊齊侯賂之不克
討故諸侯賂而不序今此謀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侯之大
夫皆序何也曰宋衛大夫皆利納公受賂而不欲納者獨范鞅主

之耳又況成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略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大情而輕重審矣　趙汸曰晉合八國于厥慭不能救蔡合十國于黃父不能勤王合六國于扈不能納魯昭公春秋治在夷狄而晉之君卿不足議則從其恆稱可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註快邾命卿也故書　徐邈曰小國無大夫故書名而略其氏前此邾畀我庶其並來奔今快又至三叛俱以魯爲主逋逃聚焉書之以罪季氏也

公如齊

註自鄆行

公至自齊居于鄆

汪氏克寬曰仲孫何忌陽虎伐鄆公徒敗于且知春秋不書所以存公也虎不足責何忌嘗學于聖門亦至此極乎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傳公將如乾侯子家羈勸公待于竟不從晉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註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竟內邑　史記正義相州城安縣東南三十里斥丘故城本春秋時乾侯之邑　趙氏鵬飛曰晉之六卿即魯之三家也前扈之盟既乞賂于季孫今豈忍背賂以傷其

類哉故徒次乾侯而不得入也　戴氏溪曰公之在位也猶屨如晉不得入况今出亡欲至晉其可得乎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寧公作甯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於鄆

註以乾侯至不得見晉侯故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註唁公至晉不見受高張高偃子　黃氏震曰不納公而來唁已

非矣况又稱以主君是辱之也非唁之也豈以舍齊求晉故有憾

于公耶然使齊能納公公何辱于晉

公如晉次于乾侯

詿復不見受往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高氏閌曰穀梁傳叔孫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非我罪也

叔詣欲納昭公此公之忠臣今無病而卒聖人書之其感歎之意

深矣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鄆人叛公必季氏道之使然　崔氏曰公適晉而鄆潰見魯之民皆畏季氏而不敢寧公也　黃氏震曰齊取鄆居公卽畏齊故不敢叛也既舍齊而之晉則鄆亦叛之自此一邑亦無有而終于乾侯矣悲夫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註釋不朝正于廟　劉氏敞曰傳云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非也向者公雖去國然猶居鄆在境內則猶君也是以歲首不書鄆耳去年公如晉次于乾侯但暫時次止猶以鄆爲居不得書公在乾侯也今鄆又潰公無所入羈旅他國國非其有故書公在以存之豈徵過哉公雖有過其寧縱釋季氏專攻君身而已哉

劉氏絢曰書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存公也君失其居在于乾侯而不得歸故因朝正之時而書公所在則存君父罪臣子譏諸侯之意皆可具見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公作羽）奔楚

傳楚受吳公子掩餘燭庸之奔吳子怒執鍾吾子遂伐徐滅之二十七年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 伍員教吳三師更肄以罷楚楚始病註徐子稱名以名告也 劉氏絢曰齊滅譚楚滅弦狄滅溫君奔皆不名者強暴加于小弱力不能勝而奔義未絕也訴于天子方伯則理可申

而國可復豈遂絕之哉章禹旣已服矣而後奔楚則旣降矣安有興復之志哉故名之以著其絕也　陳氏傅良曰奔非其罪莫甚于被兵者也雖不死社稷猶不名也其名徐子臣吳而後奔也滅國有三辭以歸臣之之辭也奔猶弗臣之之辭也不言歸若奔死之之辭也是故奔者不必名以歸而後名之徐子不名則疑于譚子弦子溫子矣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如意會晉荀躒于適歷　躒力狄反公穀作櫟適丁歷反

傳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私召季孫季孫會荀躒于適歷　陸氏淳曰逐君之臣晉不之討而反與爲會書意如會晉荀躒于適

歷晉侯之爲盟主可知矣荀躒之爲人臣可知矣　陳氏傅良曰適歷晉地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于適歷非諸侯之事也則何以書以見晉人釋君而助臣也士鞅會諸侯之大夫于扈將以納公取貨于季孫而遂不果荀躒復此會昭公所以死在外也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人爲之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傳季孫從荀躒如乾侯躒以晉侯之命唁公勸公入子家子亦勸公以一乘入于魯師從者脅公不得歸註將使意如迎公故荀躒來唁　穀梁傳唁公之不得歸魯也曰既爲君唁之矣不可者意

如也　按穀梁所云與左氏異疑二者皆有之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肱公作弓）

註黑肱邾大夫濫東海昌慮縣不書邾史闕文　許氏翰曰邾快黑肱相繼來奔季孫當國以類而至　黑肱不繫邾本闕文爾二傳互相穿鑿止齋濫別于邾之說本于穀梁殊不足信汪新安辨之悉矣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口暫反）

註闞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公別居乾侯遣人誘闞而取之不

用師徒　按定元年將葬昭公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則闞者魯羣公墓所在　黃氏震曰意是時公久客外不得廟祭姑取墓隧之地以祈佑于先君乎公羊以爲邾婁之邑則誤矣

夏吳伐越

趙氏鵬飛曰越者楚之與國也吳將報楚不若姑與之平以離楚黨今先伐之入郢未返而越亦入吳矣其結怨連兵始此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穀作太叔申鄭國參七南戌曹人莒人此下公穀有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討世叔申世叔儀孫也國參子產之子不書盟時公在外未及告

公公已薨　陳氏傳良曰諸侯有事于京師皆不書僖十三年十六年成周不書襄二十四年城周不書以是爲常事也書城成周則請而後城之是非常也是役也晉魏舒南面韓不信專執于京師宋仲幾不受功齊高張後大夫之無王甚矣　愚按傳云晉魏舒韓不信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合城成周晉奉天子命爲城京師其事大于盟會書城成周則不必書盟此筆削擧重之義且尋盟者尋平丘之盟也平丘之盟晉之所以失諸侯也而惡用尋之杜氏謂未及告公公已薨故不書盟夫會盟承赴告而書乃史策恆體豈因其君之存沒而有異乎又按二十六年傳曰王入于莊宮杜註莊宮在王城則敬王亦入王城矣三十二年書城

成周蓋敬王入王城而弗居遂定都成周也　張氏洽曰敬王自王城而徙都成周故因諸大夫之城而書成周以紀實也城成周在明年正月此時未城而已書城者本以城事召集諸侯因集而書城耳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左氏春秋集說卷之九終